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八

索隱曰勝立數月而死無後亦稱系家者以其所遣下侯將相竟秦為首事故也然時因擾攘起自匹夫假託妖祥一朝稱楚曆年不永勳業茂如繼之齊魯曾何等可降為列傳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索隱曰地理志屬汝南吳廣者陽夏人

也字叔正義曰撫地志去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也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較耕之

壘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

富貴也陳涉大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索隱曰尸子云鴻鵠之鷺

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是也鴻鵠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

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徐廣曰在沛郡蘄縣○索隱曰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凡居以富強為右

貧弱為左秦役戍多富者後盡兼取貧弱者而發之也適音直革反故漢書有七科適戍者屯兵而守也地理志漁陽縣名在

郡也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

家之為文也... 起自耕盜稱... 王六月而死... 子孫不嗣社... 櫻靡聞无世... 可傳无家可... 宅而以世家... 為稱且當然... 乎... 又曰史記如... 二人行車首... 尾相隨則有... 一傳無書包... 括今居於陳... 勝三屬相參... 並錄是也... 茅蒼白涉... 發難而當時... 諸王諸起兵... 者皆備載於... 以故稱系家... 而首之不略... 个冗叙事之... 妙也

河景明曰秦之失人心也陳涉非有諸侯之權甲士之衆以其時之卒揭竿而起之民成後者彼皆有款起之心不俟先發者也故陳涉之志在秦也

攻大澤鄉收而攻蕲蕲下索隱曰蕲音穢縣名屬沛郡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蕲以東索隱曰韋昭云符離屬沛郡攻鉅野苦柘譙皆下之徐曰苦野屬陳行收兵北至陳索隱曰地理志陳縣屬淮陽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索隱曰張晏云郡守縣令皆六郡並無陳郡則陳止是縣今言守令則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守非官也與下守不同也則皆是縣守也獨守丞與戰譙門中索隱曰陳門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桀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桀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索隱曰李

王慎中曰連下皆字見人心歸附之同茅坤曰陳涉自土而四出

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索隱曰東城縣名嬰地理志屬九江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索隱曰三川今洛河故曰三川秦曰三川漢曰河南郡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漢書音義曰姓蔡名賜瓚曰房邑君也周文陳之賢人也又賴曰即周章嘗為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也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玄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馬秦令少府章邯免鄴山徒人奴產子索隱曰小言家產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

三月索隱曰晉灼云亭名也在弘農東小顏云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北流入河魏武帝改為好陽也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正義曰澠池河南符縣章邯擊大破之

按師古云
言為仇敵
與秦無異

按師古云
勿令其
出也

周文自剄軍遂不戰徐廣曰十月也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
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
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
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
子張敖為成都君正義曰成都屬郡縣法連封之趙趙兵攻入關趙王將相
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
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
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
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
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
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

父則相

按服虔云
周章即周
文

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
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
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
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今之臨濟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
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寧陵君咎
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欲立六國後以樹黨○索隱曰
晉灼云寧陵今在梁國按今梁國有寧陵縣是字轉異
耳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
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寧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
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
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索隱
曰遣作遺遺謂留餘也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

驕而亡所謂
志自滿九族
乃離

按身廣事
終于以
王整曰陳涉
兵无統律者
興

世陳王初
立以下叙
陳王敗之
之事

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
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
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
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索隱曰
小顏云
郟東海之縣名非也按章邯軍此時未至東海或恐郟
當作郟郟是刺鄧之地或見下有東海郟縣故誤也章邯別
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銓人伍徐徐廣曰
一作逢將兵居許章邯擊
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
志泗水水關鉅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索隱曰地理
志取慮縣名守
有陵縣也屬臨淮音秋間取又音于庚反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正義曰今守
海州也慶於郟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
畔名也監郟下軍秦嘉
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

按陳勝事
終于以

按陳王至
陳以下乃
始叙陳王
所以救之
之疾

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
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
賀死臆月張晏曰秦之臆月夏之月也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索
隱曰隱王陳王故治人將軍呂臣應劭曰沛人知謁者
將軍姓呂名臣也為倉頭軍起
新陽徐廣曰在汝南
昭云軍皆者青帽故曰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
楚初陳王至陳令鉅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
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
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
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徐廣曰正月
嘉為上將軍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
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

按風俗遺
一云沈沈也
言其止望
於上无所
際也

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
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
秦左右校復攻陳亡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索隱曰英布
居江中為羣盜陳勝之起布歸番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
之青波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凡六
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陳扣官門曰吾欲
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索隱曰數音殊主反謂自辨
數與涉有故舊事驗也又音
朔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
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願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官
室深邃之貌也
沈音長含反。索隱曰服虔云楚人謂多為夥又言願者助聲
之辭也謂涉為王宮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得之故稱夥願也
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

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願安言淫威陳王斬
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為中
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
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索隱曰謂朱房胡
武等以素所不善
者即自驗問
不往下吏也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
楊慎曰說敘陳涉發難之顛末又原其
所以敗之故而申言之敘事之法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
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
碣至今血食

按後仁文
不施正應
仁文為本
何而中斷
殺要書云
制正應固

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
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
枝葉豈不然哉按此下舊本續賈子過秦論上篇
已具見秦始皇本紀今不復載

塞文法為
被軍句豈
不然哉徵
諸賈生所
以稱秦晉
而然之也

索隱述贊曰天下匈匈海內之主
倚鹿爭捷瞻烏爰處陳勝
首事厥號張楚鬼惟是憑鴻鵠
自許葛嬰東下周文西拒始
親朱房又任胡武夥頓見殺腹
心不與莊賈何丈反筮城父

陳涉世家第八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四十九

索隱曰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漢書則編之列傳中王隱則謂之紀而在列傳之首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索隱曰繼體謂非創業之主而

立者也守文者猶法也謂非受命創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

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索隱曰韋昭云塗山國名禹所娶在今九江而桀之放

也以末喜索隱曰國語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殷之興也以有娥索隱曰有娥國名其

女簡狄吞燕紂之殺也嬖妲己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周之興

也索隱曰系本云帝嚳上妃有邠氏之女曰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索隱曰此文自夏之興至褒姒皆故易

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索隱曰公羊紀裂

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

也何譏爾始不親迎也

按此三代所由發

按此六經之所以本始按大婦之際二句項易詩書春

秋明之
禮樂可不
慎歟總成
之也

陳仁子曰叙
述歷代有功
有戒正論也
而近終歸之
倫焉然則呂
后之村其始
出于大而非
人乎

茅坤曰以謂
娶物淫兒
乎

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索隱曰以言夫婦親愛之情雖君父之尊而不奪臣子所好愛使移其本意是不能得也。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索隱曰鄭玄註禮記曰姓者子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索隱曰如栗姬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漢興呂娥姁索隱曰娥

姁字呂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

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氏夷戚氏誅趙王而

高祖後宮唯獨無寵。踈遠者得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一

云得無恙乎。呂后長女為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

蓋份曰女主
不足居大位
謂為其宗氏
豈可為未鑒

索隱曰皇甫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

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

家主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

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

如陵皆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徐廣曰卒滅呂

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索隱曰在未央迎立代王是為孝

文帝。秦漢宗廟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當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索隱曰媼

人之老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索隱曰顧氏按冢墓記

者通號。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

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

陸槩曰借時
厚耕必多悲
憐

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邑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臯臺。索隱曰。按是河南宮之成臯臺。漢書作成臯臺。西征記云。武牢城內有高祖殿。西南有武庫也。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

茅坤曰。漢文
曰不。及。忘。食
母者之德。如
是。

按傳中歷
叙薄氏侯
一人管氏
三人為侯
王氏三人
為侯。薄氏
五人為侯
見外戚之
寵以漸而
盛。抄師古云
以呂后是
正嫡。故薄
不得合葬
也。

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軹侯。索隱曰。地理志。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以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索隱曰。按廟記云。在霸陵南十里。故謂之南陵。按今在長安東。產水東原上。在霸陵西南。故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是也。以呂后会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竇太后。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倚房。趙之清河觀津人也。正義曰。在冀州。呂太

按太史公
不意中富
貴可非可
喜宛然在
目

按史傳因
見于后

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
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
吏。正義曰謂宦者為吏。主發遣宦者也。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
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然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
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索隱曰嫫音廷。消反。後生兩男。而代王王
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後代王立為帝。而王
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
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嫫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
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早卒。葬觀津。
索隱曰摯虞注決錄云。竇太后父少遭秦亂。隱身漁釣。墜泉而
死。景帝立太后。遣使者填父所墜淵。起大墳於觀津城南。人問
號為竇山。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

外書博覽

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

兄竇長君。索隱曰決錄云。建字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

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

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者。少君獨得脫不死。

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索隱曰謂從逐其宜陽之聞

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

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

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

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索隱曰丐者乞也。沐米請食飯

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

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索隱曰公

茅坤曰。又入
調一層。西工
着也。
董分曰。如親
見少君對時
及皇后左右
泣者。

按師古云
恐其後擅
權則將相
大臣當被
告
收外戚
保之法

法慎夫人
尹姬亦因
見以傳

王莽曰一時
尊尚黃老自
密太后始
故師云云
上官太后
可也

邵宇曰君子
作事謀始立
后天下之大
事也而可不
謀乎納之非
所納也立之
非所立也始
之不謹如矣
而款善其後
乎

皇后同祖之昆弟如竇嬰即皇后從昆弟子之絳侯灌將軍
亦得家於長安故劉氏云公昆弟謂廣國等也
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
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
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
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妒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
封廣國為章武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為南
皮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
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竇氏凡三人為侯竇
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
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
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索隱曰皇甫謐云后名姁音志地理志右扶風槐里本名廢丘母曰臧兒臧兒

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荼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

及兒姁也索隱曰即后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

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

竒兩女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宫太子幸愛

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主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

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索隱

日即武帝也漢武故事云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於猗闌殿也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

兒姁生四男索隱曰謂廣川王越膠東王景帝為太子時薄太

后以薄氏女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母寵薄

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為

按長公主
栗姬皆因
見史傳

茅坤曰即驪
姬請晉獻公
元易太子申
生意請所請
例也

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
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栗姬日怨望謝長公主不許長
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
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
景帝以故望之索隱曰望猶責望謂恨之也景帝常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
為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
志心嗾之而未發也索隱曰嗾音銜漢書作銜銜猶恨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
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
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
畢索隱曰大行禮官曰子以女貴母以子貴索隱曰此皆今太子女無
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

子為臨江王栗姬愈志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

其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太山景帝崩太子

襲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正義曰德州縣也封田盼為

武安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魏郡勝為周陽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上郡景帝十三

男一男為帝十二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太

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次為南宮公主正義曰南宮冀州縣也次為林慮

公主解見蓋侯信好酒田盼勝貪巧於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

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

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

陵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正義曰衛青傳云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

按侍漢書
作侍師古
借備侍
也

按陳占云
謂謂摩
也

也

也

侯武帝
軍云初
亦為太
長公

主款以女
配帝時帝
尚小長公
上指女問
帝曰得阿
嬌好否帝
曰若得阿
嬌當以金
屋貯之
大喜乃以
阿嬌是曰
陳皇后所
嬌后字也

意份日所謂
亦以其出
庭輕之
陳沂日帝欲
封青去病以
子夫起借乃

侯家與侯妾衛媼徐廣曰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出平陽侯邑

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

飾置家武帝祓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後除謂之禊呂后本紀亦云三月祓還過軹道蓋與游字相似故或定

之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

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正義

日尚主也於主上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

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瀟飯勉之即貴無相

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

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

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索隱曰三女謂諸邑

不邑及衛長公主後男名據索隱曰即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

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索隱曰漢武故事云后名阿嬌即長公主嫖女

也曾祖父嬰堂邑侯傳無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以

至午尚長公主生后也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

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索隱曰漢書云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呪詛大

逆無道相連誅者三百而立衛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

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

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口用無子故廢耳陳

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為皇后先

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長平侯索隱曰地理志

縣名屬汝南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

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索隱曰地理志號驃騎

冠軍屬河陽

今其有功而
封之然以有
上病之不國
有不賴于后
皆封之雖私
亦亦公也故
大史公以功
別之意亦公
手其下不味
漏石吹

按傳因
見王夫人而
李夫人而
及其餘
按廣紀云
上思念李
夫人不已
方士少翁
致其形帶
為作瓶
按更有寵
者他繼有
寵也

茅坤曰當時
武帝召而入
謂可也然不
以請于王太
后却駕非與
氏合宋之
以帝之不忘
骨肉故曰是
自其相不
自直產殊有
份豈可悲可
也
按一為公此
人發語多用

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為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

家五人為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索隱曰名闕

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索隱曰名博

李夫人早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

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

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按匈奴大宛傳廣利封時李氏未誅後以將軍

伐匈奴聞其家用巫蠱族乃降匈奴此文誤

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索隱曰漢書云李姬生廣陵王胥燕王旦也其母女寵

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

王侯有土之女士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問晉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主太后在

民間時所生子女者徐廣曰名俗父為金玉孫王孫已死景帝崩

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媽素得幸武帝承間

白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

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淳如

日橫音光三輔黃圖云北面西頭門乘輿騎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

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正使武騎圍其宅為其

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

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噉索隱曰烏

百反蓋慙之辭耳正義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廻車

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正義曰武帝道上詔令通名狀於門使引入至

太后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

按以下格
外生補

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為泣下。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脩成子仲，女為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嫁為子妃。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

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太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二百戶。一曰陰安侯。索隱曰：名不疑。陰安解見文紀。二曰發干侯。索隱曰：名登。地理志：發干縣名屬東郡。三曰宜春侯。索隱曰：名伉。地理志：宜春縣名屬汝南。貴震

按唐時不
願生男語
出以

此語白衛青
本平陽公主
家使令者青
一曰富貴稱
天下平尚公
主然謂非公
主失身不可
也

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常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馬。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索隱曰：韋昭云：婕妤承好助也。漢書：邢徐廣曰：姪音五，耕反。說文云：姪，長也。衆人謂之夫人號姪娥。好也。許慎云：秦晉之間謂好為姪。

土維積曰帝
不令二人
相見是教之
和謂以松
木益斯之
人主待賓亦
宜如是

姪何姪何秩比中二千石索隱曰崔浩云中猶滿也漢制九
儀云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索隱曰二千石是郡守之
俸月百八十斛容華秩比二千石秩漢官儀云其俸月百二
十斛又有真二千石者如淳云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
千石漢律真二千石俸月二萬按是二萬斛則亦是二千石
也崔浩云列卿已上秩石皆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為
正二千石則是真二千石也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
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侍御者數
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
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
乃詔使邢夫人在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
也於是乃低頭僂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
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善走士
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

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肯入朝見疾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
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武帝過河間望

召之兩手皆奉上自披之手即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天
後居鉤弋宮號曰鉤弋夫人列仙傳云發手得一王鈞故號
馬昭帝即位追尊太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
后父趙父為順成侯

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徐廣曰武帝崩年正
衛

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
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

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

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廷獄夫人遠

邵室曰武帝
有於于周之
房于晉之獻
公于下知裝
也虞隆曉也
毒所則有罪

美鈞弋有是
戰史徐武帝
明然透見烏
不後以心以
燭承靈之好
武震曰後高
武帝生十有
甘母尤不繼
死權先生贊
其為至帝樂
曰自變之也
亦其人情也
武
去隱漢書曰
札貴在如陽
叙化比曰居
成化比曰居
首河洲降淑
天曠垂軒德
著任如慶流
娥嬈寔我炎
曆時道克序
呂推天室寧
善之曰自始
已澤立變以
思內尤常主
後嗣不繁

按大史公
為元王作
世家言而
首叙伯仲
二兄以伯
蚤卒仲王
伐亦卒不
及特為立
言故階見
於此耳
教英曰史稱
高祖豁達大
度顧以嫂氏
憂養之怨而
懷憾終身不
得已而封姪
以侯猶以憂
美名封其子
大皮寧不有
疾乎

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

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宮秦之甘泉宮在

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

正義曰括

地志云雲陽陵漢鈞弋夫人陵也在雲陽縣西北武帝末年

殺夫人殞之而尸香一日昭帝更葬之棺但存絲履也官記

云武帝思之為起通靈臺於甘泉常有

一清鳥集臺上北未至宣帝時乃止封識其處其後帝閑

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

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

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

邪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

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為

武豈虛哉

史記四十九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五十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

索隱曰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

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

客過巨嫂食徐廣曰漢書云丘嫂也○索隱曰應劭云丘姓也

謂長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羹盡椽釜索隱曰椽音歷謂以

書作椽音勞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

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其

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徐

曰羹頡侯以高祖七年封封十二年高后元年有罪削爵一級

為關內侯○正義曰括地志云羹頡山在媯州懷戎縣東南按

高祖取其山名為而王次兄仲於代徐廣曰次兄名喜字仲以

子曰滯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

按一說服
字句眼而
好是哀也

彭城索隱曰漢書云楚王王薛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

索隱曰漢書名郢客夷王四年卒子王戌立王戌立二十年冬坐為薄太

后服私姦削東海郡索隱曰漢書云私姦服舍中姚察云姦於服舍非必宮中春戊與吳王

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

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

士卒饑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景帝欲

以德侯子續吳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濞之弟也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

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柰何續

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漢宗正乃拜禮為楚王奉元

王宗廟是為楚文王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

年卒子襄王經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

二年中入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徐廣曰純

立十七年卒蓋節王子延壽立十九年死正義曰漢書云王

純嗣十六年子延壽嗣與趙何齊謀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

國除地節是宣帝年號去天漢

四年二十九年蓋褚先生誤也

趙王劉遂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謚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為幽

高后王呂祿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

王子遂為趙王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取趙之河間郡

為河間王以為文王正義曰河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

卒無子絕後國除入于漢遂既王趙一十六年孝景帝時坐鼂

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
德內史王悍諫不聽索隱曰建德其相名史失姓遂燒殺建德王悍發兵屯
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侯酈

柯維祺曰漢書以是元王傳與荆楚吳正列而以趙王遂與高相五子同傳蓋楚元王高相之弟而趙王高祖之子也史遷世家只序楚元王而與特附趙王者蓋以防與先生與中公事相類有資不用卒犯大劫均可為世

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拒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樂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

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中公違其言索隱曰漢書申公趙名培王戊胥靡之趙

任防與先生索隱曰此及漢書雖不見趙不用防與公蓋當時猶知事迹或別有所見故太史公明引以結其贊

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僂哉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揚慎曰中庸所謂取人以身也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

言也

索思述贊曰漢封同姓楚有令父一既滅韓信王失彭城穆生致禮韋子孟作程王戊奔德與吳連兵大后命禮為楚罪輕文襄繼之世提才英如何越遂伐殞厥聲與此之兆所任首也史記評林卷之五十終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一

按師古云言本同祖從父而別也

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漢書賈高帝從父兄初起時漢王元年還

定三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師古曰司馬欣之國從東擊項籍漢四年漢

王之敗成臯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劉賈

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燒津在滑州白馬縣北燒

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劉賈賈輒壁

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劉賈

南渡淮圍壽春王義曰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今壽州

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點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王因

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西南擊臨江王共尉索隱曰共尉已死以臨江為南郡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廢楚王信囚之

按師古云相保謂依恃以自安

按史將叙分王劉氏却先提高祖子幼昆句喚醒而以始王昆弟劉氏一句足之向寺結構

按師古云言同音祖從祖而別也

分其地為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群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索隱曰表云劉賈都具東陽即臨淮故云王淮東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索隱曰淮以州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點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為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荆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漢書澤高祖從祖昆弟○索隱曰楚也按言宗家似疎遠漢春秋田子春說張卿云劉澤宗家矣班固當別有所見高帝三年澤為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為營陵侯索隱曰縣名在海北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

交約言曰田生益策地多奇頗有戰國東上夙而澤一見之風輕金為壽亦非下上矣按注登干之益為工益弗與之與為黨與俱謬

董份曰雅故考徵時也而高祖取天下

資以畫干營陵侯澤晉灼曰楚漢春秋田子春澤大設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

弗與美孟康曰與黨與言不復與我為與也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人守令其

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徐廣曰名澤居數月田生子請張

卿臨親修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

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

索隱曰此一切今吕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索隱曰雅訓猶一例同時也

素心奉推高祖取天下若人推轂欲前進塗然也推音昌誰反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

春秋長諸吕弱太后欲立吕產為吕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鄧

曰重難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

后太后必喜諸吕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正義曰高后紀云太

封張卿為建陵侯

茅坤曰田生即張卿并王澤美而后策太后之追使追之追而不及即還何也

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曰缺音決又音窺睡反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索隱曰：漢書齊王傳云：使祝午劫琅邪王，至齊，因留琅邪王，不得反。國澤乃說求入闕，齊乃送之。與此文不同者，劉氏以為燕齊兩史欲各言其主立功之迹。太史公開疑，遂各記之。則所謂實錄，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

黃震曰：按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以計劫高后之所，幸張子卿使上諸呂以張下王劉澤十餘縣則王之所于劉澤之益郡明年

長安。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子為天子。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予齊復故地。李奇曰：本齊地分以澤王燕二年薨，謚為敬王。傳子嘉為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姁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姁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令郢人殺餘臣而肥如令郢人乃告定國。索隱曰：小顏以為定國欲有所誅國也。按地理志，肥如在遼西。郢人等告定國，按告定國告諸以滅口而郢人兄弟上書稱復肥如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劫捕燕屬邑欲誅殺臣，即謂郢人註解誤。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劫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跡，然以

所施于張子
與之計曰弗
與云者弗與
我施行所登
促之之詞尔
澤劉氏也而
王者呂乃出
其計其罪大
矣故太史公
之贊曰劉澤
之王叔激呂
氏而什之者
弗察謂登為
工登謂與為
黨與夫於干
劉澤不言其
所區而於下
張子卿言之
文法之相為
先後如以而
引之者弗能
察故夫史遷
之文深遠矣

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索隱曰：謂先發呂氏令重而我亦得其功是事發相重也。偉盛也。蓋盛其能激發也。

索隱述贊曰：劉賈初從首定三秦。既渡白馬。遂圍壽春。始迎黥布。絕問周。故賞功。昨土與楚為隣。營陵始。爵勳由擊陳田。生遊說受賜千斤。權激諸呂事。發榮身徒封傳嗣。凶於郢人。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終

史記五十一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茅坤曰：漢書本必篇全文。其叙七王外。察與補有次。弟而生色少。

按漢書呂后紀云：內史古師古。云古師古。為名以曰。內史勳則。勳者名也。吳寬曰：即以王國紀年。吳春秋例。

凌約言曰：此叙齊世家而簡後血脈。以朱虛侯賈之。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凡禮如家人。索隱曰：謂不為君臣禮而亢敵如家人。行兄弟之禮。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郡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呂台為呂王。索隱曰：酈縣在南陽。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

黃震曰趙德王以煬死趙趙共子以憤死燕王建有子亦見殺惟齊王肥南城呂氏之女幸說虎口甚矣呂氏之不仁也肥子朱虛侯竟能平計諸呂復安社稷嗚呼真高祖子當哉董份曰草志奇矣然犯人所深忌而唯言之幸得脫虎口甚矣也

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徐曰燕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索隱曰。顧猶念也。而及若皆訓汝。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穡種。按穡音既稠密也。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吕后然然頃之。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吕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

按師古云西語京師發齊王既知立又使詐留琅邪王何也他日考大

為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吕。因立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即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索隱曰。舅謂舅父猶姨稱姨母。齊相召平聞之。索隱曰。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宮。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為亂。齊王發兵欲

按師古云西語京師發齊王既知立又使詐留琅邪王何也他日考大

王而齊竟不得立者幸以史故

按師古云
自高帝將
言曰高帝
時已為將
也

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索隱曰：服虔云：不敢，使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幸之，臨留，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

按此書詞
張又正與
高祖約諸
侯王擊楚
之紛又諸
者同例
按漢明此
出呂產所
遣也乃不
重呂氏而
留兵榮陽
以待其變
豈非安劉
一功臣也
哉
受約言曰叔
誅諸呂曰首
未曰於是乃
得而未虛侯

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正義曰：琅邪郡封劉澤，濟南郡以為呂王奉邑，城陽為魯元公。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榮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榮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

太尉丞相其
功之大小具
見矣何等筆
力

按琅邪王

及大臣論

代王當立

且美而以

兩母家較

是去取恐

非辭論豈

其目擊呂

氏之友不

得不慮及

于此耶

宋坤曰自井

聖在華陽楚

至重于齊相

止總只是詳

陳勃始末

存所以因

之故也

按以後叙

勃始末是

勃自來

庸如以

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
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劉氏故幾亂
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
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
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
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
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
乎索隱曰謂救火之急不暇先啟家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
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
為乎乃罷魏勃索隱曰謂不罪而放逐之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
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

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索隱曰姚氏得勃勃

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

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

見則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

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為孝文帝孝

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

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

太子側立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

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正義曰今濟州立東牟侯為濟北王二

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

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為列侯正義曰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

黃震曰主父
匿求徐甲欲
入其女齊後
宮不遂則齊
卒以長坐誅
天道其好還
哉

按河古云
言齊王與
子與樂之
終常坐之
至死不尺
嫁女與之
河屬信言
也

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姪。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索隱曰謂武帝母。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徐廣曰。乃為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姪。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薄。不得聞於天子。王父偃由此亦與齊有卻。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

按主父偃
以私然廢
齊雖誅之
以齊天下
之卒皆子
猶有遺恨
焉若其錯
為同計以
削之同亦
遺天戮豈
其倫耶
不坤曰以前
始木已完
分註七王
齊次第

幣十萬戶。市租千金。索隱曰市租謂賣物出租日得千金人衆殷富。已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疎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索隱曰齊不娶女之恨因言齊之短為輕重之辭天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毋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毋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齊。天子憐齊。為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

復叙
王始從
以見章于
有功故回
而後善終

按以情少
齊所補

按吳復叙
濟北王始

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子。年表云都首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為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建延立。是為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卒。建始三年。十五歲卒。

正義曰。建始。成帝年號。從建始四年上至天漢四年六十七年矣。蓋諸先生次之。

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與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帝。孝文帝二年。

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

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細其

功。董份曰。漢所患呂氏者。莫如產。自朱虛誅產而後。太尉以次收族。呂氏是朱虛首善功莫大也。以帝之仁厚而猶苛責人

之微指。以細其及二年。主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與

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

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

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

虜濟北王。張晏曰。柴武。王自殺。地入于漢為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

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為濟北王。正義曰。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

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

王維楨曰。朱
歷東牟二侯
有功。王章安
得以物立。齊
之故。細其功
是自故。亂階
也。

王維禎曰春分七國後多逆誅滅惟舊川王志以忠保其國陳沂曰復叙四反國始終詞事廣整

川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正義曰以勒侯孝文十六年為濟南王。索隱曰勒漢書作勃皆音辟音璧。

光以濟南為郡。地入于漢。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年表云都劇。以武

城侯文帝十六年為菑川王。索隱曰武城縣名屬平原。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

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以齊悼惠王子。以安

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毋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

年。卒。謚為懿王。子建代立。是為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為

項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

為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三年十一歲卒。正義曰亦褚膠

西王印齊悼惠王子。年表云都高苑。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西王

平。正義曰括地志云昌平故城在幽州東南。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印。地入于漢

為膠西郡。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年表云都即墨。以白石侯文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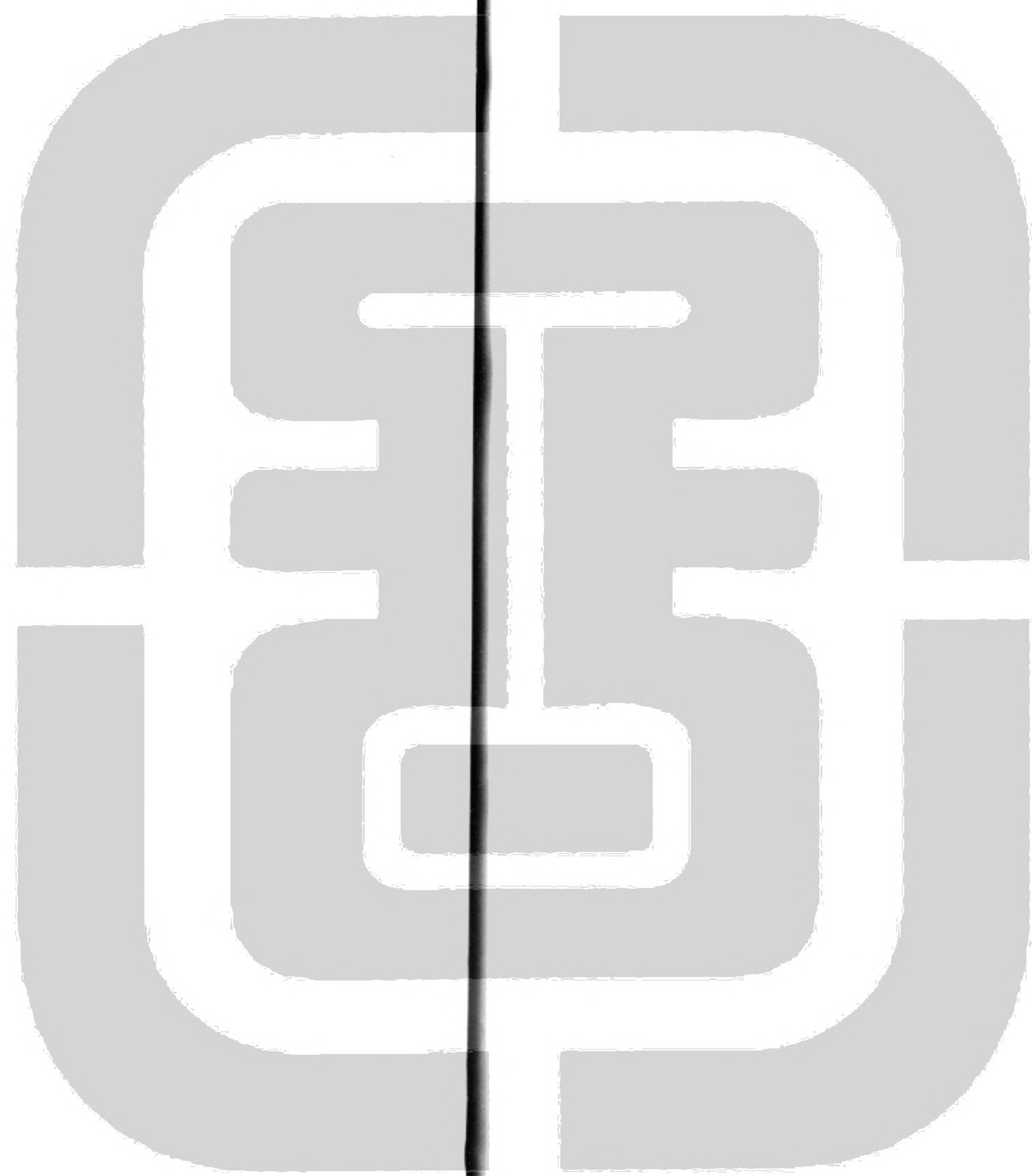
六年為膠東王。正義曰白石故城在德州安德縣北。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

雄渠。地入于漢為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道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

之無尺土封故天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索隱述贊曰漢矯秦制樹屏自疆表海大國悉封齊王呂后肆怒乃執城陽哀王嗣立其力不量朱虛事漢功大策長東牟受賞稱亂始殃膠東濟北雄渠辟光齊雖七國忠孝者昌



程